

知往
鉴今家乡
县城
印象
佳

□ 陈绪伟

菩萨泉云霞缥缈，文峰塔铜铃悠鸣，龙岗阁齐天挥雾，桂花街清香弥漫，这便是山城城北；凤凰山绵延缭绕，月河水柳岸泛粼，开发区溢出银的楼、金的方砖、绿的翡翠，那便是城南。城南城北五桥连接，那就是宜居可人之地——家乡陕南汉阴。

县城真玲珑。月河南岸老城建设，与月北新区开发大约 15 平方公里，小巧而玲珑；城南的事儿不到一分钟城北就知晓了。因为啥事都很透明，啥事也都掩盖不住，所以人们对啥事都会清醒地思考，而尽量做到相互协调。出门出行的脚步都是轻轻地，聆听月河水潺潺会是细品的，“您早，您好！”的招呼语，那是县城月河潮流两道橡胶坝，跳滩湖水发出的清脆声。

县城真静怡。月河川道工业正朝向绿色主导地位狂奔，始终不会有大城市里的喧闹和轰鸣。国家森林城市的家乡，走进这里，你就会心静如止水，悠闲而自在，可像放牛娃在山里一样，仿佛能随意地哼出一曲牧歌，在生命的时间与空间里静静地流淌；可像久居城市而走进青山绿水间，如若面对碧空中自由飞翔的群鸟，在草青花开的幽径中闲庭漫步，不经意间就会融入这一片富有诗情画意、山水撩心的美景之中。

县城真宜人。以前是山青水绿风和日丽，如今是碧湖翠岭和谐温馨。不管什么风刮到这里，都顿生缠绵爱恋之意，温柔亲昵地如同母亲的手，抚平了秦岭巴山与凤凰山脉那纵横交错褶皱；使家乡县城如婴儿般安静地，依偎在南山北坡东岭西梁的怀抱之中，似水柔情而温馨。从悠久历史的过去，到超越发展的未来，都激荡着真诚、信赖、神奇之感。三山性格刚毅，率直地似父亲的臂膀，撑起了南峰北岭重重叠叠的坡梁；两川柔情似水，使县城如一艘客船般，安祥地畅游在山青水绿、地沃田丰的百花园里，畅舒而甜美，自然而心旷神怡。

县城人文真厚重。历史悠久，人文厚重，家乡汉阴是陕南山区镶嵌的一颗明珠，是浓缩古城与时尚现代的一页精华，能让人久久地回味。在这里可看到“仰韶文化”凿石斧，春秋子贡论抱瓮，汉代石条铸铜佛，唐盛巛建铁瓦殿，明朝城墙矗立文峰塔，清时抗日修文庙，“三沈”出大师，陕南抗日第一军，开国的“三将军”，新时期的龙岗阁纪念碑……无数仁人志士和英杰，在这里积蓄慧创奇迹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，用勤劳和勇敢坚实的家乡脚下的泥土，激励人们前赴后继显神威、砥砺前行行崛崛起。

家乡如今新说道。改革开放改造的北城街，成为陕南县城第一街；随即两旁林立出高楼建筑，让人感觉家乡

县城城越来越自然了，街旁桂花树排排队队，冬去春来滴绿，夏末秋至溢香。跨过“一城碧绿半城湖”，河滨两岸婆娑的垂柳，让人体味家乡县城越来越新潮了，凤凰广场文化使者翩舞弄“艺”，四周香樟杉松挺拔、喷泉彩灯幻影。凝视陕南县城高架闪亮的视屏，让人惊叹家乡县城越来越现代了，文化艺术大厦“十二民俗”雕塑名片响当，县情民俗尽在此片赏，省内国外讲述着汉阴美丽的故事……

县城繁华景，招引八方客。家乡县城湖广移民多，延续着繁华的商业经营。无论是老城的沿街马道巷，或是新区的东物流西超市，自由的售货亭、店铺里、地摊上，以及飘着香味的小吃旁，那商品琳琅满目，那物产让人目不暇接。抑扬顿挫的叫声和特色产品的魅力，不仅招引八方客来，更令涌动的游人纷纷驻足、流连忘返；也使常住的人们津津乐道，不甘自足。

家乡县城安，百姓生活美。在河堤林荫下，公园小亭里，广场座椅旁，可见老大爷们神色专注的下着棋，全然不顾身边的繁华景象。窈然清纯的姑娘、潇洒文雅的小伙子，不时在你眼前闪过，大步流星地在广场天然舞台，亮亮歌喉、舞舞艺姿，一展青春风采。最有意思的是步履蹒跚的老太太，偏要在大众人前，扭一曲广场舞；然后再去超市、菜市场，经不住“诱惑”的扣出票子，也要买几斤“北迁”的海虾尝鲜。

时光匆匆过，县城日新月异。时代让家乡人抛弃了旧有观念，不间断悟出了自价值和时代新理念，执意要让这方小巧而静怡的乡土鲜活起来。县城人民在平凡的生活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：“一茶——天宝贡茗香京城，一节——油菜花节花香全国，一馆——‘三沈’纪念馆名扬四海，一渠——风堰梯田新增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连接世界。”这正昭示着汉阴城乡，从陕南大山群蹒的禁锢中突破，进步，崛起，扑向波澜壮阔的高质量发展大潮，信息数据世界的波涛浪花尖。

人与自然和谐，地与天空媲美。家乡大地几千年的生态繁衍，群山依然满眼翠绿，江河依然绿水粼波，旷野依然落叶纷飞，天空依然碧蓝清新，人们依然脚步轻轻。家乡县城如此靓丽绚丽的风景，会使心灵开出绚烂的花朵，连痛楚也会变得独特怡美。来到或常住这里的人们，悠然自得地吮吸大地的精华，汲取日月之清辉，或停泊或徘徊或留恋，都如痴如醉。有永远看不够的山水清秀，有永远赏不够的人文美景，有永远悟不透的心灵视界！

家乡县城，心灵的净土；汉阴故土，和美而幸福。

乡土
风物

夏秋之交，正当我热得快要灵魂出窍时，文友相约去羊山！我当即把“犹豫”二字嚼碎咽下肚子，连个“咳嗽”都没打，拎起行囊，欣然前往。

旬阳市构元镇所辖的南羊山，主峰 2300 余米，以高山草甸自然风光为主，是避暑纳凉的好去处。陕西万阳实业有限公司老总吕万新打造的动物养殖、人文基地和森林康养等赋能乡村振兴项目，是我们采风的主打内容。沿途，参观了大鲵、麝鹿、孔雀、鸵鸟、大鹅等人工养殖基地以及铁锁洞、东宝塔、一对卦、三炷香、八里川、蛮王寨、十八罗汉山等自然和人文景观。期间，还观摩了羊山小院，芝兰小院和万阳森林度假等民俗群落，领略了旬阳后花园的浪漫风采，真切地感受到了羊山乡村振兴的桑田巨变。

站在他万阳森林康养打卡地的制高点——直升机场停机坪宽阔的广场上，让羊山真正成为四季炫酷的羊山，成为生态内涵丰富的羊山，成为传递人文情怀的羊山，成为普通民众康养福地的羊山。

如今的这座山，不仅仅有四季的光光美，还有静态美、动态美、人文美和饮食美。这座超越了羊山自然生态——四季之外的四美，成为人们愿意走进羊山无法抗拒的理由。

静态美：山水如梦似画

万阳森林康养基地，建在海拔 1500 米的东宝塔南面，天地通透，地势开阔，属于羊山的天心地胆。站在高台之上，羊山的远山近水尽收眼底，是领略羊山奇峰异岭的绝佳之地。

步入东宝塔，面对南羊山，可知“羊山”的名副其实，那主峰形似卧羊，立于山顶四望，但见群山起伏，如羊群俯首吃草，颇为形象。山中有“一对卦”景观，两座山峰相对而立，犹如卦象，颇具玄机。“三炷香”则是三座石峰并立，远望如三炷香插于天地之间，每逢晨昏，云雾缭绕，更添神秘色彩。八里川乃山间一水平川，长约八里，故名。川中草甸纵横，春夏绿波荡漾，秋季金黄一片。川边有村舍点缀，白墙灰瓦，掩映于绿树之中，宛如一幅水墨画卷。

十八罗汉山是羊山的一处奇观，十八座山峰依次排列，各具形态，似十八罗汉或坐或立，守护着这片净土。山间多奇石，有如仙女下山觅董永，有如老

人在
旅途

小村位于凤凰山下，越水之畔。小村有三姓：李姓，陈姓，张姓。

这三姓，不知从何时起聚居此地。村里一位年过九旬的老寿星曾云：新中国成立前，小村不过十来户人家，瘦瘠零散地沿河而居。李姓住在小村的东边，张姓住在小村的西面，陈姓住在张姓和李姓的中间。

大集体的年代，这三姓分别集中在三个生产队。李姓是二队，陈姓是三队，张姓是四队。那时，三个队百来口人共饮一口水井。每天下午，村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来这里挑水，也有在这里洗菜的，水井便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。三个队平常分别由队长安排各队干的活，五季或秋收时各队给村民分队里收的粮食或菜蔬。每年的小年以前，三个队定要推工抽人来淘井。明明知道这活特累，却没有谁有怨言。那时，庄稼由于缺肥，也不是良田、良种、良机、良法、良机，村民们虽然每天起早贪黑地干，但吃的就是不够。相对说来，三队的历届组长都有魄力，干起活来能够带头，所以一年到头，三队分的粮食稍多点，缺吃的日子要少几天，别队的人都羡慕得要死。

大集体的年代，三队的村民一旦有什么纠纷或矛盾，总有长者出面说公道话，晚辈们一般都服从，很少出现打打骂骂吵吵闹闹的。二队的队长部，当时由一门子的几个叔侄担任，虽然处理事情上还过得去，但细心人发现，他们总有那么一点点不公平。为

往事
并不如烟

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邢春艾老师。

她中等偏矮的个子，齐耳短发，白暂的圆脸始终挂着微笑，精致的五官让她变得年轻，始终像一位小女生。其实，她已三十来岁。记忆中，邢老师一直在巴山腹地的乡村小学任教，离我家很近，近到我蹦跳几步就到了校。

那时，我已经九岁半。听母亲说，我小时候发育不全，五岁才牙牙学语，九岁了还口齿不清，所以延长到九岁半发蒙入学。

已是半大小伙子的人了，再不舍书成何体统呢？“我们祖辈好几代人都没文化！”父亲常常愤愤又无奈地说。

父母对我其实不抱任何希望，他们知道我的呆愣。即使送进学堂，也断然不会有多大出息，只盼望我平安健康就好。因此，他们总担心学生会欺负我，每天放学回家，就及时询问我在学校的动向，却不关注我的学习进步。

邢老师并不嫌弃我。现在想来，对于我，她有一种“死马当活马医”的勇气和耐心。一年级要学汉语拼音，我本来口齿不清，这是她明明知道的难度，但她没有被我的“特殊情况”所吓倒，竟不厌其烦一遍一遍地纠正着我的口音，教授我记字母的方法。她说话绵软，和风细雨；但也发脾气，拿教棍吓唬我。我的迟钝竟被这“软硬兼施”的手段激活，渐渐地像生锈的锁子被油脂浸泡，居然开了窍。老师的因材施教

羊山四美

□ 丁天

僧人定禅裨经，有如仙人对弈乐逍遥，凡此种种，栩栩如生，惟妙惟肖。

羊山的夜空尤为静谧。因远离尘嚣，林壑尤美，污染极少，入夜后繁星满天，银河清晰可见。夏夜躺于山间草地上，仰望星空，但见星斗阑干，仿佛伸手可及。流星不时划破夜空，留下短暂而绚烂的光痕。

动态美：生灵跃动添趣

羊山不仅静美，更因生灵的存在而充满动感。冷水养殖的大鲵，居清明河畔，天然繁殖，深藏暗洞，昼伏夜出，其声如婴啼，为羊山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

清晨或黄昏，常可见鹿群在山坡上吃草，见人也不慌张，抬头一望，打几个喷嚏，继续觅食。当你带有玉米、青草等鹿食，和你近身亲热，让你怦然心跳。

鸵鸟来自遥远的非洲，在羊山的这方水土上，也生活得悠然自得。它奔跑时比猎豹还快，但在养殖园内，它们迈着长腿在围场中踱步，时而低头啄食，时而机警窥人，若递上一把野草，便大口吞下，瞬间似乎把你纳入好友名单。

最令人惊喜的是鹿园隔壁的孔雀园。不时炫酷开屏，五彩斑斓的尾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宛如一把精美的扇屏。神奇的是，这里的孔雀，心有灵犀，竟然公母同时开屏，彼此示好，从不羞答，颠覆了只有雄孔雀开屏求偶的生理界定。或许，环境决定了一切，颠覆了所谓的认知，更多的是一种同化吧？

山间诸多野生飞禽。画眉、喜鹊、黄鹂、山鸡等鸟类在林间穿梭，鸣声各异，组成了一曲天然的交响乐。远山的雄鹰在空中盘旋，展翅翱翔，然后突然俯冲，捕捉猎物。

动物与人和睦相处，各得其所。山民不惊扰飞禽，而动物们也似乎知晓这份善意，包括野猪等蛮横动物，改掉了突袭村庄庄稼的行为，躲在远处觅食生存。但它们不时出现在人的视野中，增添了无限的生趣。

人文美：古今交融生辉

蛮王寨遗址位于羊山腹地，地势险要。寨墙依山而建，以巨石垒成，虽部分坍塌，犹可见当年规模。立于寨中，抚摸着斑驳的石墙，不禁遥想古时先民在此

小村三姓

□ 李永恩

了分一点粮食或柴草，在田地里或晒场上免不了的发生一些争执。四队是两种情况兼而有之。

包产到户以后，二队有些年轻人嫌在家里憋得慌，便出去学手艺或学做生意，因此小村里，腰里现在鼓胀些的，数二队最多。但二队前辈们有点不快，在后辈们的心中好像留下了印记，他们不大容易聚到一起。就是坐在一起，有什么问题，意见也难达到一致。以至于外人这样评价二队的后生：出门在外人人是条龙，但在家干起活来却是条虫。三队的后生们，因在家能享受更多的温暖，所以出门创业要迟点，经济上虽不及二队的年轻人，但他们一回到小村里，总能听到猜宝划拳的声音。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施行了多年，可四队的年轻人似乎把“多子多福”这句老话记得太实，以至于每户至少两个孩子。若头两胎是女孩儿，那一定还会要第三个孩子的。孩子太多，家庭负担太重，家长自然无力抚养。整整一个四队的年轻人中，上过初中的凤毛麟角，压根儿就没有上过高中的。孩子长大以后，家里自然靠不上，于是就早早地出门，有的干脆在异地做了上门女婿。也有的在外地逛了几年，学虽上的不多，却练就了一张社会嘴，能说会道，见人说人话，很讨女子欢喜，年龄一到，一个二个便领了外地的漂亮姑娘回家做媳妇。这很让二队人那些没娶媳妇的大小伙子眼馋。惹得不少长者骂他们：书念

启蒙三师

□ 郭明瑞

教，让我从“另类”中摆脱出来，成为一个正常的学生。而且，我的学习进步很快。记得有次在黑板背写汉语拼音时，我轻松地战胜了高年级学生，此时，邢老师露出欣慰而幸福的笑容。

十几年后，我也当过一段时间的乡村教师，邢老师对我的启蒙教育有如和风细雨滋润禾苗，一直镌刻在心，成为我育人的师范。

第二位接手老师是吴兰兰老师。

上三年级的时候，王宝安校长带着一位年轻女教师走进教室。校长介绍她叫吴老师，给我们当班主任兼带语文课，她就是吴兰兰。吴老师高鼻梁，卷发披肩；个子高挑且轻盈灵动；讲课时，音质清脆，能提振学生精神，课堂气氛活跃。她也是一位美女老师，她的生活和教学似乎处处都以美为规范。记忆中，那时候的学生不太注重外表的美观，因此，吴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课的时候，重复最多的话是：字写工整，减少墨点，格式正确。这当然是一种教学特色，她会以各种方法促成这种理念的实施。比如，每天展览作业，树典范，奖优罚劣。她总是有一种饱满的热情，而且持续地坚持，直到满意为止。我们那一届学生，大部分都能写得一手好字，自然是吴老师的汗水和心血凝铸而成。吴老师爱好全面，才能出众，她的音乐天赋很高，给我们教过唱歌，嗓音甜美，富有磁性；她也善拉二胡，常常有二胡声从她的办公室飘出，悠扬婉转，使校园顿时生动迷人。

吴老师给予我美育的启蒙，40 多年来，这种唯美

据险而守、生生不息的景象。

东宝塔位于羊山最高处，背靠月亮山，前托馒头山，塔高五层，建的十分精致，塔内有古碑数通，记载着羊山的历史变迁，字迹虽有些模糊，仍可辨认。

羊山民俗卓尔不群。羊山小院，曲径通幽，情调浪漫，有凌空飘仙之感。芝兰小院成为影视基地，期间珍藏着农耕文明时代的各种器具，彰显着先民的生存智慧。万阳森林度假群落依山而建，隐野神秘，配有版画书院、鹿鸣书院和文创基地，书香之气袅袅飘然。

饮食美：舌尖妙趣横生

羊山的好滋味，是藏在云雾里的。竹笋、蕨菜、香椿等随季节更替而出现在民俗的餐桌上。羊肚菌、雷笋尖，还有猕猴桃、柿子、核桃等都是大山自己长的！豆腐干、洋芋干等经过人工处理后，渗透着山野食材的劲道。自酿的柿子酒、甘蔗酒、苞谷酒注入了甘泉的清冽，散发着清明河的幽香。

特别是羊山黑猪，逍遥自在，比人玩得好，吃得好，从来不吃残羹剩水，不吃人工饲料和苏丹红，只吃青翠欲滴的嫩草、淀粉含量极高的洋芋以及糖分含量丰富的红薯，一年一出栏，经过烟熏的腊肉，温顿火煮，肉香千里。

还有玲珑纯洁的土鸡，这些土鸡饮羊山清泉，食无公害的蔬菜 and 玉米，纯绿色、无污染。长得挺胸翘臀，细皮嫩肉。很正经，从不与鸡界打情骂俏，在鸡界保持纯真的名声，入口便有“饥不择食”的感觉。

夜晚，一场雷鸣火闪的大雨洗净了羊山的尘埃。清晨，云蒸霞蔚的天地，凉风习习，丝缕飘柔。漫步在万阳森林康养基地的步道上，周围布局的篮球场、丛林穿越、空中魔网、越野赛道等都在以运动的姿态接纳游客，版画书院、鹿鸣书院和文创基地等都张开双臂，与游人互动。

在打磨羊山的“春花美，夏木美，秋叶美，冬雪美”，填充羊山的“静态美，动态美，人文美，饮食美”的，还要以最优的设施、最低的价格、最佳的服务，让每一位栖息万阳森林康养基地的游客们“吃得美，睡得美，玩得美，甚至想得美”。临别时，众文友齐声赞叹：未来的羊山，更加可期。从此以后，要走进羊山的四季，体验无处不在的外在美与内涵美！

到猪肚子去了！

小村距离越河很近，随便在什么地方打一口井，就有水。最近二十年来，小村人家吃自家压水井的水，早都不再去老井挑水吃，老井因此被乱石和枯草遮盖。小孩更不知道小村曾有一口古井及其诸多的往事。

几十年的繁衍生息，小村繁荣了好多。人口由最初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三四百人。现在的小村，境内有四条两横两竖村级水泥公路，小村人逐渐把房屋建在公路旁边，小村跟上了时代的步伐，漂亮的多了，也现代的多。年轻人思想开放，早有李家的小伙子看上了陈家的俏姑娘，李家与陈家便成了亲家。也有陈家的姑娘看上了张家的小伙子，陈家与张家也成了亲家。这么一来，李家陈家张家都成了亲戚。经常听到大人教训爱骂人的小孩：在咱们村里，不要信口胡嚼！

前些年，过红白喜事的人家，一般都是由本队人帮忙，关系好的别姓人搭点份子凑个人气，所以最大的事没超过十席的。如今，年轻人出门的多，一家有事，本家帮忙的根本不够，二来因为都是亲戚，既就是不用下请帖，大家都会来帮忙，一家的事便成了大家的事。一过事，鞭炮噼里啪啦地响起来，小村就像过春节。

今天的小村和谐融洽，现在的小村幸福如花。

的熏陶一直滋润着我的生活。

陈守性老师是接手我的第三位老师。

三年级第二学期将要结束时，吴兰兰老师因工作调离，接手我们语文课的是陈守性老师。陈老师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教师，因家庭成分高，曾被迫回家务农，80 年代初又重返学校。他第一次走进我们教室，给人的印象是刚从地里锄草归来，裤管还沾满泥土。这是一位老式先生，穿对襟黑袄，高个，嗓门很粗，接近 60 岁年纪，脸上布满沧桑，看样子很苍老。那时候，他得了一种什么病，每天下午病情加重，学校允许他提前放学。放学时，陈老师就干叮咛万嘱咐我们猫着腰走路。因为，我们要从其它二年级教室外轻轻经过，这些年级正在上课，以免打扰他们。在我的记忆中，陈老师知识非常渊博，爱好广泛，尤其国学和声乐方面造诣很深，我的好多国学知识和对声乐的认知得益于受到他的耳濡目染。值得称道的是，陈老师是一位非常严谨而敬业的老先生，他从不误传知识。即使自己身体每况愈下，每节课都是兢兢业业，从不马虎。对每一个生字的笔顺、读音和字义，他反复斟酌，教授给我们方法和背后的含义。背诵课文时，他从不放过一个学生，使我们养成了“今日事今日毕”的学习习惯。偶尔有不会背诵的学生，允许翌日晨读补课请罪，没有一个学生会敢误事的。

启蒙三师，掀开了我人生最初的迷雾，照亮着我人生永不停息的诗与远方。

文化
新知

让诗歌留住美好

□ 石晓红

退休一年来，突然发现自己活得真实起来，脑子里再也蹦跳不出那些动人的诗句。与此同时，读到很久以前一位本地诗作者写的一篇《给一个理由远离诗歌》的文字，心中未免生出几许哀凉与落寞，为那些被诗歌所困的人，更为我自己。

诗作者是我的一一个熟人，也是一位诗友，不知当初他怎么会突然想到要远离诗歌，是他突然间看破了芜杂，心中再也迸发不出诗歌激情，还是他的身心已经疲惫，需要短暂的调整和休憩，不知道这是不是他要远离诗歌的理由？好在他并没有就此放下，只是想抽空在芜杂的生活中暂时“逃避”一下，直到后来看到他陆续发表了许多首诗歌，才让我的灵魂稍稍得到慰藉，原来他并没有真正远离诗歌！

不要轻易放弃诗歌！这并不完全缘于我对诗歌尚有那么一点特殊的悟性，更重要的是我很热爱她。虽然自己充其量不过是一名业余诗作者，但却在有人要远离诗歌的时候执意而勇敢地站出来，并由衷地说一声：把诗歌留住，因为诗歌能让灵魂得以栖息，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！

把诗歌留住，就是把激情留住，把一颗年轻的心留住。曾几何时，虽然一度在城市的钢筋水泥迷宫和乡下茂密的林子里走错过，也曾一度被汽车的喇叭声和那些世俗的话语震击得几经麻木过，但我庆幸自己的头脑里还有一根细微的神经是清醒的，它让我继续留在诗意的生活中去读诗、品诗和写诗。诗，像一束明亮的光芒，照亮了我内心深处黑暗；诗，更像一股清泉，滋润着我疲惫的心灵。

其实，在诗歌这条路上，我走得很